



【念念亲情】

最后的母子对话

□冯连伟

娘在人间还能说话的那天上午,我们和娘说的最后的话题就是她的牙齿。

“羨君齿牙牢且洁,大肉硬饼如刀截。我今牙豁落者多,所存十馀皆兀臃。匙抄烂饭稳送之,合口软嚼如牛嚼……”每读韩愈的《赠刘师服》,总想起和年迈的娘一起吃饭的情景:都是我们大嚼大咽,大口吃肉,而娘总是面带微笑地看着吃得香甜的我们说:“你们吃了,就等于我吃了;年轻时家里穷没肉吃,现在有肉吃了,牙不让吃了。”

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娘因脑梗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就被插上了鼻饲管,也就是说从那天起,娘的饮食与她是否有牙齿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。

记得按照医生的建议,我给娘固定的食谱中有老母鸡、海参、小米粥等,不时添补的还有鲫鱼汤;那时家里平均三天煮一只老母鸡,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娘熬上小米粥,用老母鸡汤炖上海参,然后到病房里用料理机打成稀粥,用针管通过鼻饲管给娘输送到胃里。

我和姐姐有时边给娘喂饭,边开玩笑:“小时候最解馋的是咱娘煮病死的瘟鸡时候——娘撕一条鸡腿填到我们嘴里,恨不得连鸡骨头都嚼碎咽到肚里去。娘那时一点鸡肉也舍不得吃,现在娘是三天一只鸡,却尝不到一点鸡肉味啦。”

生病住院的时候,不能说话的娘就用眼神表达她的心意。每当早上姐姐或二嫂给躺在病床上的娘洗脸梳头的时候,她总是主动张张嘴,我们都知道,这是娘让我们给她刷牙啦!

轮流照顾娘的姐姐和二嫂几乎每天都给我汇报一下娘刷牙的情景。娘脑梗以后不能说话,有时也不是那么清醒,但只要姐姐或二嫂喊一声“刷牙啦!”娘的眼睛立马睁开了,并且主动把嘴巴张开。

其实娘开始刷牙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多岁啦。那是爹去世后,娘到城里和我一起生活,从那时起娘开始养成刷牙的习惯,即使后来她又回到老宅生活,刷牙的习惯却被娘保持得很好。

有一次我和娘专门聊起刷牙的事,她说:“过去不刷牙是没有那个条件,自从上你家开始刷牙后,现在一天不刷牙就感到嘴里都是臭气,你们都是有脸面的人,娘不能给你们丢人;再说,刷牙,确实心里舒服。”

我知道,娘一直以她的儿子们为自豪,她和爹又是把脸面看得特别重的人,娘已经把刷牙与儿子们的面子捆到了一起,这是病中的娘只要听到刷牙的喊声赶紧紧张开口的根本原因。

娘住院两个多月的时候,有一天二嫂给娘刷牙时发现娘竟然长出了两颗新牙!当二嫂把这一发现当作特大新闻播报时,被娘的病情折磨得焦头烂额的亲人们都如同听到了喜报:已经八十七岁的老娘竟然又长出了新牙,这是否意味着娘还有较长的寿命?这给全家人带来了给娘治好病的坚定信念。

就在发现老娘长出新牙的时间不长,一天早上外甥女给娘喂饭时,娘竟然说话了!尽管娘当时只是吐出了一个字。这距离娘生病住院已经三个月了,娘又能说话了!

娘又能够说话的喜讯让全家人像过年一样快乐,都想和娘说说话,表达一下对娘的牵挂和惦念之情。我这个娘的宝贝儿子经常给娘开开心心逗她开心。

有一次我故意对娘说:“唉,老太太,您认识我吗?”娘笑着说:“嘿嘿,我还不认识你吗?你不是小三吗?”

二姐故意对娘说:“俺现在天天在这里陪你,地里的庄稼都不种了,你得把你的工资都给俺。”

娘笑着说:“小三工资高,让三给你发工资。”

娘第二次脑梗的时间是二〇一五年的十一月四日。

那天早上我去给娘送饭的时候,病房里的娘和二嫂正有说有笑其乐融融。见我来了,二嫂给我说正和娘商量,等她病好了去镶牙的事。二嫂给娘说:“让三弟给你镶上满口的金牙。”娘说:“镶金牙太贵了,还是到相公镇安便宜的吧。”我听了后给娘表态:只要病好了,就给娘镶满口金牙。

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旦夕祸福。那天中午我还未下班,就接到了主治医生的电话,娘在上午十一点时再次脑梗了。

自此后,娘再未能说一句话,和娘说镶牙的对话成为娘在人间最后的母子对话。

从二次脑梗到娘最后离开人间,近一年的时间里,娘有时清醒有时糊涂,但每天早上只要听到“刷牙啦”的喊声,即使娘不能睁开眼睛,但却一直努力把嘴张开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这就是我的娘,当她把刷牙这样一个小事与她的儿女捆绑在一起时,她的毅力感天动地。

贺鸢都盛会

□杨之昌

世界鸢都升彩霞,牛郎织女俯首望。
神州潍坊鸢盛会,夫妻携手回凡乡。
晴空巧遇鸢妹妹,同翔苍穹拉家常。
妹曰九州新盛世,欢迎姐妹勤临光。
女云世间换新貌,华夏升平民富强。
耕作纺织机械化,不见昔日拙笨忙。
亮丽故园牛官庄,乡亲帮俺新家安。
金哥玉妹喜蹦跳,尘世处处胜天上。
美丽传说千古颂,今朝谈论更辉煌。

【地道风物】

酱油螺蛳

□赵峰

酱油螺蛳在济南,前些年和当下的串一样,红得发紫。串,没爆红以前,地摊全是它的天下。酱油螺蛳,有几个名,活体叫吞鳃游子,上桌就是酱油螺蛳。它们生长在污水里,喜欢在坑塘河边游荡,呈游兵散勇状。江南水田里也有,叫田螺。也常见它的近支——蜗牛,形如微型蒲团,扁状,习惯栖息在陆地潮湿地方。除了鸡鸭,没人琢磨它们填口腹,像冰激凌的吞鳃游子却不行,人,看见它们就想到美味。它们却又因出身卑微,只能沦于街巷,无法登堂入室。

不过,济南人不管这套,吃起来不要命。达人也去练摊,外地人不一定能懂。

一个人小名叫二,大名又叫刚或强,或勇和军啥的,喊哪个都不错。我一会吞鳃游子,一会又酱油螺蛳,其实并没搞混,说的是一个事。

老家水塘里,吞鳃游子成堆,不稀罕,还有蚌,只是乡下不这么叫,叫壳袍。说“蚌”就太生疏,咬文嚼字,别人会笑话。鹬蚌相争,这成语很普及,就是蚌和大鸟争输赢,让打鱼人一举两得的典故。蚌,有的个头很大,跟个大海碗一样,只是不知道出不出珍珠?枯水季,大人忙着逮鱼,小孩没事抓一大洋铁盆,便想着开荤。放些盐在开水里一煮就熟。壳袍肉多,顶一堆吞鳃游子,且鲜嫩,不过太腥,胃口不服,最终合盘子再倒进河里。这是典型的不会吃,近乎暴殄天物。论吃,乡下人老实不说,还因循守旧。

见的东西少,又没吃过“世面”,口头偏狭难免。能接纳的都是老一套,对新和鲜尤其排斥。吃不准,就以“邪不拉几”论。牛羊肉,以前市场也小,有人连煮过羊肉的锅都嫌弃。我味蕾格局也这样,看上去不是太美观的东西,就不吃,特看重外在。像是菜花,状如肿瘤,像是豆腐卤,我不说像啥了,看看反胃,臭豆腐更是看都不想看,仅那味道就能让我晕了。水萝卜、胡萝卜弄成馅子,形状让人不适。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,胃口缺乏兼容并蓄的能力。

需要声明一点,我无洁癖。吞鳃游子,尽管我兴趣不大,也吃一点,但不痴迷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吞鳃游子盛行。那时济南街面都不宽敞,随处都能见到卖酱油螺蛳的小摊,还有散啤酒,夏天兼卖西瓜。有次在《山东青年报》发了篇随笔,得稿费六块。拿我稿费单子的同学“要挟”,不答应请客就扣单子。我手头不算紧,隧约五六个人上街痛快。就近在艺术学院门口大快朵颐,最后还要了个不小的西瓜。济南的酱油螺蛳好吃,一点也没吃出那味来。

只是吃完要洗净巴掌,一旦凉下来,手上散出的味道很大。吞鳃游子的腥膻,都在里边。

做吞鳃游子,城里人讲究,要在清水里泡几天,让其吐尽胃里的泥沙,还有粪便。开水煮熟,再用兑了花椒、大料的汤入味,然后捞出晾干。最后焯锅,放大油、猪肉、辣椒轻轻翻炒,稍顷,出锅便可食。三遍历练,已没了半点泥腥味,散发的香,夹杂着一丝辣味儿。看来,方法对了头,很多固有的缺陷就遮了去。

入乡随俗,后来跟着朋友,又吃了好多次酱油螺蛳。街巷里烟火气浓,感到亲切的同时,也有些太嘈杂。到了散啤酒叫扎啤的时候,我就有些倦了,身边的声响实在太喧腾。我心脏血压都有了问题,特别喜欢清静。拿着牙签挑的那个黑疙瘩,有次突然想起别人说过像鼻屎的话,怎么也不敢吃了。再仔细看小黑肉后面那一小截,白白的囊里装的全是黑东西,胃就罢工了。后来吃海螺倒是没受影响,海螺肉,脆美鲜香。就是想扔掉那段肠子一样的东西,被懂海螺的胶东朋友耻笑,吃一口面面的。

一日,和朋友闲逛。他是见地摊拔不动腿的主,还连哄加威胁,把我也给逼停。我不经劝,只好留下陪着。让我瞠目的是邻桌竟是几个明眸皓齿、穿着入时的美女,也围了一桌吃,实乃马路牙子一景。看拿牙签的一招一式,熟练,轻巧,一水“练家子”。桌上摆了几大堆壳子。钱钟书先生说,苗条女人吃一粒奎宁,就像怀了孕。这几盘子酱油螺蛳,得几大瓶奎宁。好在,螺蛳肉精,吃了不增脂肪。

酱油螺蛳美,一点无足轻重的小障碍,我却步了,实在是不解风情。

又有一夏夜,偶见一老年乞丐,蹲在地摊不远的垃圾桶旁,滋溜溜地吸着一个个螺蛳壳。螺蛳剩在肚腹里那些东西,还有没滴干净的汁水,全都吃了个干净。不由想起莫泊桑的于勒叔叔吃牡蛎。几只流浪猫簇拥着他,并不争抢,而是静静地立在一旁,像是围观。等他寻摸个差不多了,坐地上吸半截烟头,猫才一拥而上,在桶里挑拣残羹。老人心满意足,一脸陶醉,不知是吃了酱油螺蛳,还是烟头而起。又吃又闹的猫满面春色,喵呜声成一片,嗒声嗒气。

济南酱油好,上品。想起来,都是美好回忆,那泛着油花儿,冒着清香的酱油就浮现在眼前。不知道酱油螺蛳,是不是济南酱油成全的?现在的酱油螺蛳,仍旧没落伍,吃串之前,先上桌的就是毛豆、花生和酱油螺蛳。只是成了垫场的角色,济南人丢不下它。

土,沾水就是泥,沤久了发黑,继而腐烂。鲇鱼、黑鱼、菱角,还有出淤泥的莲藕,都喜欢在烂泥里长。螺蛳仅是其中之一,自身洁净与否,并不关乎烂泥。有朋友喜欢在鱼缸里放几只螺蛳,闲来可赏。看看螺蛳,乐哉,精致小巧的头及肩背,竟是亮眼的雪白,像是晚会礼服,女主持裸出的如玉颈胸。蜗牛和螺蛳都活得小心,长着最敏感的触角,像是雷达。遇到一点风吹草动,就赶紧缩进壳里。儿歌唱:先出角,后出头。

自带房子行走,想不慢也不行,如果不是草木皆兵的习性,它们的慢生活,是最接近幸福本真的。

吃,吃了再吃,成了至高无上。吃之外,吃之上是什么?吃起来顾不上想,也全忘了。吃,易产生快感,也最易迷途,胃,贪得无厌,大脑却堆满油脂,几千年,人似乎还没吃饱。少有人静下来打量一下食物,及可做食物的生命,只想嘴里味道。有时,我觉得饭桌不光是乱,也乏味得无聊。光知道吃,深思一下,又多了些恐怖。林语堂好像说过类似的经典话语,原句是什么,我脑子不好用,给忘了。